

山房涉事

释明鉴著



山房涉事

傳印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0591 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 数 180 千字 图 16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录

古今艺术

绿天庵里话醉僧	003
星月入禅	006
草庐且听寤歌吟	010
感悟吴道子	015
梁楷画风	018
林泉高士	023

人物随感

人生的一段路要你自己默默地走	031
水袖青花	034
武夷山制茶人	038
“送礼”的胡婶	043
相邀边陲小镇	049
香灯师	055
玉松斋主	061
众生，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066
粥	070

寺僧生活

到紫云洞去吃茶	077
冬日杂咏	081
老祖禅堂	084
那晚的风是这样清凉	087
那一天下午	090
山居诗话	093
田间劳作	098

无言的泪 102

行旅纪事

当阳客话论英雄 109
发呆在丽江小院 116
何处堪招隐 栖贤有古寺 120
三祖“解缚” 125
听雪，读诗——在乌镇 129
武夷山上三道茶 134
惜故林——在同里古镇赏秋 139
象池无月 143
德国小镇——弗莱堡 146
紫云山随想 151

造化天地

啊，苍鹰 157
草石花 162
琴韵二则 165
梅兰二品 171
流萤 175
秋月 178
山花 181
闲话四祖寺那些花 184
雨 190
造访红叶 195

后记 199

古今藝術

綠天庵裡詒歌僧

懷素身長五尺四，
嚼湯誦咒吁可畏。
銅瓶錫杖倚閒庭，
斑管秋毫多逸意。
或粉壁，或彩箋，
蒲葵絹素何相鮮。
忽作風馳如電掣，
更點飛花兼散雪。

我在慈云閣側面的庭院里種了一株芭蕉，當年钻出兩株，轉年又钻出三株，它有很強的生命力。如今站在老遠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它撐開碩大的綠葉直冲牆垛外面。

每當盛夏來臨之際，坐在綠舟般交錯的翠蔭下納涼，倒是別有一番情懷。這份情懷的產生來自於一位唐代的狂僧——被稱為草書之聖的懷素和尚。懷素，字藏真，湖南零陵人，自幼家貧，出家為僧。經禪文暇，頗喜筆翰，尤痴草書，習書用功，據傳有“退筆成冢”之精勤；又因無銀買紙習書法，遂于屋前廣植芭蕉，以蕉葉代紙，恣意揮洒，其居為“綠天庵”；好飲酒，每至酒酣興狂之際，无论寺壁、器皿、衣裳、

家具，靡不书之，时人谓之“醉僧”。

醉僧作书是怎样一种状态呢？曾任永州太守与怀素过从甚密的王雚在《怀素上人草书歌》里写道：“怀素身长五尺四，嚼汤诵咒吁可畏。铜瓶锡杖倚闲庭，斑管秋毫多逸意。或粉壁，或彩笺，蒲葵绢素何相鲜。忽作风驰如电掣，更点飞花兼散雪。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峥嵘蹙出海上山，突兀状成湖畔石。一纵又一横，一欹又一倾。临江不羨飞帆势，下笔长为骤雨声。”那是怎样一种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那种雄浑豪放、无挂无碍的释放，源于盛唐艺术的恢宏震撼的艺术冲击力，真可谓是空前绝后，诸君有缘一同和我感悟这场盛宴。

观看过醉僧写狂草这场“笔会”的窦御史所描绘的：“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和众人在一起观看的戴御史则感觉：“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坐失声看不及。”司勋员外郎吴兴的钱起则有另一种观感：“远鹤无前侣，孤云寄太虚。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

相传怀素是观夏日的千里阵云而悟书道玄机的。湖北亦有民间谚语“七月看巧云”，或乌云压顶层层交错，如层层军阵，或疾风残卷，飞云横渡，或隐于峰峦，霍然又现；或轻纱妙曼，如舞霓裳，或如铁驷狂奔，霸王卸甲，真个无有穷尽，难以名状。心藏风云，意境高远，从变幻莫测的自然界呈现出的景象去摄取、融合、孕育而成的艺术灵性潜藏于心怀，恰遇素壁之缘，兴狂便发，遂喷薄而出，便可以笔走龙蛇，这样神奇的作品全凭素养的自然流露而不自知。正如怀素在《自叙帖》中云：“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孙过庭《书谱》曰：“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

刘熙载《论书》曰：“它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草书之律至严，为之者不唯胆大，而在心小。而且草书之转换，笔心只许在毫发之微，即暗中取势，以毫端运用之妙，才显示纤微向背、毫发死生。此等奥微，非糊涂乱抹、率意而为之徒所能领略。

再道怀素借酒力醉书狂草，我亦觉得“草圣”不会是无酒不成书的。饮酒是一种意态的形体表现，形散而意凝，发乎纤微的草书又岂是酩酊大醉所能书写的呢？恰到好处的酒力激活那潜在深层的艺术灵根。借此酒力，扩张脑神经的兴奋点，进而乘兴而挥，那是一种高度兴奋、聚焦，发乎其内，洋溢其外，又合乎法度的艺术彰显。看似大开大合，恣意挥洒，那灵动的暗中使转只在眨眼间完成。那是一种高度的提炼，要具有艺高人胆大的功底，它有时能冲溃心的堤防。

而深悟以后的怀素是意多于法，真正神游于他的自在王国了。他写了一首诗，为自己画了一幅醉僧图：“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挂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入醉僧图。”

一天，有位书法爱好者来访，我引他到蕉荫下纳凉。两把竹叶，一竹茶桌，清茗一壶，闲话书道。抬头一望，蕉叶如蓬，绿影凉波，颇有诗意。我指着挺远的素壁说：“我想在这写一通狂草。”“莫非效仿古意？”朋友笑道！“我觉得这么大的素壁真可以尽畅情怀。”“要不要再搞点酒啊？”“那不可能，这是什么地方！”隔了不一会儿，朋友又说：“我觉得这样就好，无酒，素壁！”“不！无酒，有字。”我应声答道！

于四祖慈云阁

义上的国粹得以延续光大。

这样深厚的文脉传承，才有真正意义。有梁漱溟、黄宾虹、潘天寿等等，在他们之前，

星月八禅

桂子飘香时，我到了杭州。无论灵隐道中、法华禅寺，还是小孤山前、苏堤两岸，无处不弥漫着悠悠的桂花香气。今年的夏天热得出奇，杭州的盛夏更是难挨，所以当金风送爽的清秋来临时，西湖岸边摩肩接踵、游人如织，五湖四海的亲朋纷至沓来。而我此行来杭州则是寻访一位“大隐隐于市”的老者，一位闹市中的文化圣贤，我国著名的美术史论家、画家——王伯敏。

王伯敏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后赴北平艺科研究生班深造，既是徐悲鸿先生的研究生，又为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弟子。王先生花了五十年时间撰写了六部美术专史，他惜阴如金，殚精竭虑，焚膏继晷。

而持之以恒，又以其超前的悟性与见解，对古今书画艺术的评论提出了更深更新的解读，有的编著填补了我国乃至东方美术史的空白。鉴于王伯敏在艺术上的造诣，1992年国务院授予先生“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荣誉称号。2009年，先生获得国家美术最高奖——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书坛泰斗沙孟海赞誉他为“三史罕人”。

记得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王伯敏编著的《中国画构图》、《黄宾虹画语录》等书，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讲，能够见到深居简出，已是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家，应该是很幸运的了。有此胜缘，缘自中国美院陆一飞老师的引荐，我才得以来到老人家身边。

看到我一身有别俗服的僧人装束，老人家很恭敬地合掌让座，并让家人泡上香茶。老人家虽是高龄，并无老态龙钟之感，步履轻盈，思维敏捷，只是听力很差，只能借助于笔纸进行交流。

陆老师在纸上写下“我是来自黄梅四祖寺净慧长老门下”，老人家非常欣喜。他拜读过老和尚的许多文集，对师父的诗文更是激赏。我取出了为出版画册而拍摄的画稿小样递给老人家，他托着厚厚的画稿，一张一张看得那么认真，有时不断发出“这张好、这张好”的赞叹声。当看到一幅《寒猿望月图》时，他在纸上写道：“猕猿望月，最接近古禅师的心境；寒猿窥月，猕猿望月，此类作品应多画。”老人家略一迟疑，又提起笔来飞快地写下：“山谷庭坚云：猕猴望月，无禅心者不能醉。”他对我说：“等会我把它写出来送给你。”说罢，老人家又用心地翻看画稿。看到老人家那份专注一心的神情，不禁使我想起早年亲近过的津门画坛名宿梁琦及老书法家龚望，他们身上同样有着如此深厚的学养、高尚的艺德，身置其间，真是觉如仰之弥高、

钻之弥深。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古雅的文人书卷之气，恐怕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企及，更难以望其项背。他们所属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也可能是文化的“末法时代”吧。而在他们之前，因有梁漱溟、黄宾虹、潘天寿等等这样深厚的文脉传承，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国粹得以延续光大。

老人家无疑是勤奋的，几乎占据了整个一面墙的书柜里，摆满了装帧精美的大部头，其中大多是学习美术史不能绕过的经典著作——王伯敏编著的《中国绘画史》、《中国版画史》、《中国美术通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唐画诗中看》、《古肖形印臆释》、《水墨画纵横谈》、《柏闽诗选》、《黄宾虹画语录》等等，四十多种专著、一千多万字，不仅有论文《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与道释思想的关系》，还有美术作品《清风江上》及《王伯敏美术文集》，洋洋大观，叹为观止。王老家的墙上挂着齐白石老人为“王伯敏一挥”的水墨淋漓莲荷，黄宾虹老人画的浑厚花滋的山水，以及潘天寿、陆抑非、诸乐三等合作的花鸟画，以及老人家五日一山十日一水笔耕不辍的山水画。王伯敏的画虽取法于黄宾虹，已不囿于成法，成自家面目，虽已年高，看得出还在不断变法之中。在随处可见、堆积如山的书籍画稿前，身临其境，才会晓得何为坐拥书城，何为著作等身，何为满壁云烟、江上清风。

此刻，老人家绕过画案前，展纸挥笔，为我即将出版的画册题了端笺，又写下了黄庭坚的那句“猕猴望月，无禅心者不能醉”的话。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王老身上也极为恰当，数十年如一日在浩如烟海的文献里笔耕，若无禅心者能为之吗？试问当今又有几个能五十年如一日冷坐书斋经营着“仿佛若有光”的文化苦旅。在和王伯敏的儿子、

山水画家王大川的闲聊中，他说起他看到过的峨眉山月色中在枝桠上面的猴子，一个个如塑像般朝向月光，一动不动，如在禅堂打坐入定那种肃穆、清明、宁静，如诗如画，极尽禅趣。我想，王老是醉月的，他沉醉在古往今来那些文化的光芒中。即将收笔时，王老看到裁剩下的一张宣纸，又振臂挥笔写下了“星月入禅”四个大字，那是何等的气象，一种囊括宇宙万物的胸怀，小款题道：“苏东坡于上天竺曾书此四字”，真的叹服老人家的惊人记忆。

接着，老人家又聊起好多年前，以他个人的理解和认识来解读的《心经》。临行前老人家兴致勃勃地说，如果他有那个福德，能够活到九十岁的话，就去寺院过个生日，打一堂斋，和僧人们一起吃个斋饭。我从内心真诚祝福老人家长寿，为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多撑出一片阴凉，给这个多元多思潮的文化体系多传承一些文化正脉。本想不过多打扰老人家，不料竟在如沐春风般的交流中，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已过去了。

街上依然是熙熙攘攘的热闹人群，而对于我来讲，恰似走进了一座开启人生智慧学养的深山宝藏。透过微茫的月色，我们走近了那位可爱的老人。

灵隐路上，依然散发着悠远绵长的桂子花香……

庚寅秋末于慈云阁

八大山人是不朽的！

为人间留下一道艺术的彩虹。

蘸了血泪，写下悲怆，

八大山人以他的时代和个人的遭遇，

仲廬且聽寤歌吟

匆匆赶到南昌，已经是下午四点多，有“火炉”之称的南昌的确很热。拥挤在灼热的公交车上，透过车窗看到流淌着热汗的人流，猛然想起三百年前的八大山人朱耷，也曾经在此挟挤于如汤浇蚁穴的难民之中。

朱耷，是明王朝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这个世代尚文、诗书传家的王族，家藏丰厚的名家翰墨，耳濡目染，朱耷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他性格孤介，对于有兴趣的东西喜欢穷究原委；他言语诙谐，谈吐间往往语出惊人。

十五岁就考取了秀才的朱耷，其仕途似乎可以一帆风顺，没想到，



随着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缢，清军入关，明王朝的宗室后裔们大劫难逃，朱耷亦在逃难中走失妻儿。江山易主，家破人亡，为了逃避追杀，二十三岁的他怀着内心的万般苦楚落发出家。一年后，当他听到南昌王府全家九十余口惨遭诛戮的消息，内心的悲愤到了极点，竟伏地大哭，继而大笑，并于门上悬一“哑”字，数日默默无语。

五年后，八大山人于弘敏座下受戒，法名传綮，字刃庵，潜心佛典，开始了二十七年的禅林生涯。他隐居于耕香院宁静的山岙里，不理佛事，砚耕墨趣。四十九岁那年，好友黄安平为他绘了一幅肖像，此后八大山人一直带在身边，足见他对此像的珍爱。这幅身着布衣非僧非

道形象的写真画像，成了后人解析八大山人生平密码的重要依据。

临川之行是八大山人的又一转折。好友的调离使其孤独，朋辈中小人的嘴脸使他懊愤，对于探求绘画语言的苦心追求使他苦闷，终于，情绪不定的八大山人发了疯疾。一天晚上，他撕碎衣袍将之点燃，一阵大笑，一阵大哭，向着南昌方向狂奔二百余里，鬼使神差令人惊诧的是疯癫的八大山人居然又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据传，酒醉的八大山人在路边为人相救，并被族侄认出，经过细心调治，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有如凤凰涅槃般的新生。东西方绘画史竟也如此神秘巧合，西方有梵高、高更，东方有徐渭、八大山人。这位彪炳千古的中国杰出的艺术家，南昌为他而骄傲，中国因他而自豪。

青云谱，坐落在南昌城郊一个没有路标，等待有心人去探访的地方。走过以八大山人命名的广场，竟还没有找到一点青云谱的踪影，一头雾水的我借问了池塘边打捞水草的老农，才知道神往已久的青云谱已近在眼前了。

古木参天，浓荫蔽日，青云谱的环境竟是这般的幽静。跨门进来，八大山人手持青笠的塑像立于眼前，面容清瘦，一眼闭，一眼睁，一如他笔下翻眼看世界的鱼鸟。晚年的八大山人可能常来此地，他自筑的陋室“寤歌草堂”，我想也应离此不远。他晚年以卖画为生，一些戏弄权贵的笑文轶事，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八大山人的画是很廉价的，与作品的艺术价值相差甚远。特殊的身世、高深的修养，自有一种孤傲之气，他绝不依附有钱有势、附庸风雅之徒；只要生活过得去，润笔之资甘愿少而足。其自署的“八大山人”四字，一眼看去如“哭